

寓言与经济学的人性共通

——读《寓言中的经济学》

■ 王立坤



《寓言中的经济学》
梁小民著
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毫未见晦涩之处,而且分析的都是各种现实问题,具有很强的指向性。这对于人们了解、亲近、研习、感悟经济学是有好处的。在现今社会中,掌握一些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对每个人来说,都有益无害,这也是本书的意义所在。

作者的过人之处在于,“切入点”找得准,恰到好处。也就是说,作者对人性的把握很到位。例如书中讲到的“布利丹毛驴的选择”。寓

言故事的大意是,一头布利丹毛驴,面对两捆干草,不知吃哪一捆好,结果饿死了。这就是经济学中典型的资源配置问题,要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就意味着选择,意味着放弃,就会产生机会成本。可能我们会嘲笑那头毛驴,但反观自省,有时候我们自己就真的做到最好了吗?似乎也会面临同样的困境。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什么都精通,这就要在选择中做到平衡,找到自己的价值,找到安身立命的途径。

本书中的大部分篇幅,都是这样的结构:寓言故事简单概述,自然而然地引出经济学原理,分析其共同的人性,找到话题,进而给人带来启示。形式上很新颖,而且使得寓言的寓意更具体,经济学的含义更好懂,二者在作者笔下,是互相补充,相得益彰,经得起推敲,留有余味儿。

英国文豪萧伯纳有句话:经济学是一门使人生幸福的艺术。能找到寓言和经济学的共同人性,带给读者思考,让读者能有所收获,掌握原理,更好生活,读这样的一本书,同样也是一种幸福的享受。



《青苔不会消失》
袁凌著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看起来袁凌更喜欢别人将他笔下的云烟视作青苔,像那一丛丛卑微的碧绿,脆弱而顽强地铺陈于世间的边边角角,满带着生命的倔强。但是他的标题和小标题分隔出太多的讯息:“青苔不会消失”,坚强中不脱微弱的企盼;“卑微者”、“出生地”、“生死课”,三个主题似乎裹挟了排山倒海之力,将人间幽细深微处的血肉模糊,重新压缩制模,砌成一个独立而冷峻的审美主体。那样的话,书中遍地皆是的热泪、愤怒和执着,就不必仅仅停留于一个新闻专栏作家的痛快淋漓。诗人的轻狂和记者的急迫,袁凌一样不缺;学者的睿智和作家的虔诚,他都着实拥有。是啊,大凡作者,少有人不期望自己是时代的见证,小小的青苔足够耀眼,它们的驳杂深沉,残忍绝望,自可感同身受。但是请等一等,他人绝望的情绪大可传染,他人肢体的废疾乃至自残,若要同感,恐怕要大费周章。

《青苔不会消失》一书的三大主题平均分配了十二篇目,每个主题四篇;青苔初次出场,即是第一主题“卑微者”中的第一篇,《血煤上的青苔》。这一篇的叙述,真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气概!一个个矿难的幸存者,都被袁凌以轻简婉曲之笔,舒卷自如地推到纸面上,好在他们每个人身上健全的东西,算上他们苟延残喘的三五件脏器,并不算多,而他们的平静、笑声乃至放松,即使铁石心肠,愚钝无比,也不好与他们大唱反调,对着本人和他的亲人们声泪俱下,贡献上可笑的同情。在这里,不动声色是尊重他人的基本要求;而袁凌要做的,还有更多。他一会儿以如椽大笔,描摹每一位生命的残存,在油尽灯枯之前,煎熬掉仅有气息里的一丝丝用强和激越,留下的是无边的认命和柔韧的执着,宁静等待终点的降临。一会儿他又以诗人的敏锐、画家的从容,将待逝者的清新儒雅和他们对尊严的微弱呵护,在每一双泪眼的深处,皴染出如烟的梦境。一会儿他又以少年般的好奇、朝圣者般的虔诚,在世界都转过头去、死亡也小声搭讪的地方,就着弥散的煤灰和骨灰,编织绵延其上的青苔,还有曾经的美丽人情。

死亡,在我们的圣贤话语里一直是颇有厚度的存在,它和尊严、宁静、皈依联结甚紧。但是袁凌笔下的尘肺患者,肺中的声音“像是落满尘土的磁带,只余嘶嘶的回音,让人怀疑,生命及一切有价值之物,在这里本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从最初检测到

终结,预备死亡的过程既迷离又注定,身后债务也同样令人绝望。“这里已无呼吸,只余尘土。”另一篇死亡是诗人海子的传奇,袁凌以轻灵殆荡之笔,化沉重为云烟,驱寒意入轻俊,处处可见他对诗歌情人般的轻怜薄怒,也隐隐带着他对拒绝拯救的尘世的无言蔑视。

没错,这是一本救赎的书,带着斩绝的眼神和多重的叹息,也常见雕镂的文辞和轻简的思绪。些许纠缠又无比深微,处处遮蔽又欲说还休。袁凌的笔下人生,死亡和痛苦无处不在,但并非主角;真正的主角,是支撑在漫天的尘土和没顶的苦难中的人的精魂。处处抵挡,种种不舍,那是生命的留恋,彻底的挣扎,看上去无力之极,却又强悍无比。他们或者栖身在都市远郊的肮脏一角,以一己的卑微融入都市血脉的深处;或者以稚弱妙龄,和垂死奶奶的残躯相依为命;有的是时代的弃儿,点滴气息印在寂寞的荒山深处;有的生于荒僻,亲近尘土,和带着粗气喘息而来的绝症相安无事;有的徘徊监狱内外,有的踟蹰于周南、召南,有的谋生于地雷环伺的边疆,断腿断掌,排雷铿锵,只为了开辟一小块田地……所有这一切抵近来看,都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忧伤;但是作为时代浪潮冲击下的些末微尘,死死粘在喧嚣大浪的唇边,勉强成其鲜明的对照,天地不仁!只是在沉默的坚实、温暖的卑微中强硬挺生的作者,忍不住悲天悯人的圣贤心事,淘不尽为尘土疾呼的英雄人格。

诗人们唯一可倾心的,是雕镂尘土。他们大可被赞颂的轻狂,是尽力于沉默的场域,呈现微尘的力量。

雕镂尘土

——读袁凌的《青苔不会消失》

■ 汪习波

他用声音进入角色的灵魂

——读童自荣的《让我躲在幕后》

■ 高吟龙



《让我躲在幕后》
童自荣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妙地交织在一起,这才形成我的特色”。童自荣在书中如实地诠释了自己的声音特点。

从配音创作来讲,是通过语言进入角色灵魂的;在对影片角色配音时要从意念上靠近角色、感受角色,从而使自己成为角色之一。回顾自己所配音过的众多角色,有三个角色使童自荣难以忘怀。《佐罗》中饰演佐罗的阿兰·德龙的声音是中音音色,粗线条宽厚的嗓子,与童自荣老师的声音反差很大,但影片上映后阿兰·德龙那英俊、飘逸、潇洒的形象,加上童自荣华丽、富有磁

性的声音一下就抓住了观众,使童自荣这个名字也被影迷们广为熟知。一个好的影视演员戏路往往是宽广的,正面反面的角色都要拿捏得到位,而一个好的配音演员也应该如此。《佐罗》之后,童自荣为日本影片《啊,野麦岭》中的监工黑木配音,那是一个张牙舞爪、阴险凶狠的反派角色,再后来童自荣又为奥地利影片《茜茜公主》中富有喜剧色彩的博克尔上校配音。能成功塑造这些反差很大的角色,得益于童自荣在配音领域多年积淀下来的经验和他对艺术的执著追求。

力争有新的突破是童自荣常常提醒自己的,无论是退休以后为《大圣归来》中的妖怪大王配音还是诗朗诵《泥巴》,都是童自荣在不断地自我挑战。尤其是诗朗诵《泥巴》的视频播出后,《泥巴》的作者主动找到童自荣,感谢他把自己作品里朴实无华的情感真切地表达出来。

作为一个配音演员,童自荣四十多年来不仅用声音去诠释作品和塑造人物,更多时候他还在倾心关注上译厂的配音演员后备人才的发展,对老一辈配音演员在事业上的敬业精神表达了崇敬之情。